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一

策

時議策五

論治邊之策

孫諫議

曰伏見陛下深以我狄為念而治邊防諸軍實臨朝既思亡
 之將帥至親撰文以祭前朝大將之有功者垂老降虜賜之服
 章延見訪逮以此見陛下之於夷狄懷不平之憤而欲上為列
 聖據之於無窮也曰切不自料謹上治邊之略伏惟留神采擇
 國家與虜和好六十年雖時有邀求或小侵嫚然未嘗敢頓
 踵信誓言深入大擾邊民白首不見兵革朝廷雖歲捐金繒厚禮
 重幣以結其惟心然吾之元元得父子相保以養其家不至于
 暴露流離肝腦塗地者列聖之賜也其賄益厚其勢益彊其弊
 終至於用武何也與者倦而其取無厭約既久則其終必弊則
 其至於用武也豈得已哉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不得已則軍儲不可以不實邊防不可
以不修將不可以不擇卒不可以不練吾之糧械既已備足我
人守信誓謹疆場則吾固待之如初若大有所求違約妄作或
約重兵以臨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則以戰以守惟上所令臣雖
未嘗至邊州以臣之所聞見切恐今日之將卒器械糧廩未可
以與虜角也臣聞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
賞賜安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二千匹百金之士十方是以北逐單于破
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委任邊將必若趙之於李牧
可也太祖皇帝神武聖謨燭知邊事故關南用李漢超瀛州用
馬仁瑒常山用韓令坤易州用賀惟忠棣州用何繼筠延州用
趙贊慶州用趙鼎內斌環州用董遵誨原州用王彥昇靈州用馮
繼業涼州用三二十年近者亦不減十餘歲其家留京師者撫恤
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市易免所過征稅令募

驍勇以為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坐飲食之其還也厚加賜資
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通知蕃人情狀敵將入寇我
已先知設伏掩擊多能以寡勝眾以羣取蜀取荆下嶺表九江
南二十年間用兵四方而不以西北為憂者諸將守邊之力也
臣以謂不能策略若此十余人者不多於世願所以委任責成
之道何如耳誠能講求用人之方於諸州要處試而用之其才
果可任也則付之一州以便其從事地可驅騁聽招士兵卒可
選用任其嚴置財可聚散任其出入間謀往來任其自便率歲
來朝燕見加禮使君臣之際洞見心腑則將輸其忠士盡其力
是備邊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則虜之進退常在中國
至於無厭之邀求無故之侵侮彼將望風而自沮矣孰敢剋湯
蹈火以取糜爛哉夫以衰周之諸侯唐室之藩鎮皆以一國或
數州之地外抗夷狄內拒天子蓋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敵大委
任責成者能以寡勝眾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總總然

嘗有美於之患用人不專而間說者眾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
任其責故也臣聞治天下者譬之養身身之血氣不可偏有所
養養益以勝氣養氣以勝血皆以致疾而害其身文武之為用
亦何以異此國家自西師講和以來天下以兵為講武事之不
講也以矣陛下天錫勇智善用文武方將大拯天下之弊以為
宗廟無窮計慮則夫備邊選將之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陛下
日新盛德聽用賢俊收采眾策以期成功天下幸甚

熙寧元年六月十一日

議立孔子後

祖秘監

臣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原襲封文宣公乃是其
人未死已賜謚美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眾在漢魏則
曰褒成後聖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此齊曰恭聖後
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復聖或為君或為侯為公為大夫使
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為褒成君
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皆

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
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
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无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

常博士有旨
送兩制詩議

上疏言皇嗣事

趙清獻公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无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
去禍以歸福却乱以格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
適機會也向者伏觀陛下聖躬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
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復康然
猶上有謫見之文這无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
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厭祥異明白丁寧
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
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万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淑祿通以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可

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入願願陛下思所以各諸見
妖言之警誠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民
之憂慮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觎斷宸衷發英意擇用宗室賢
望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
石為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為
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
事幹何損權宜方今旌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
福治安存元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巨職有言責計元家
為戴任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願愚目之命等鴻毛之輕僅一毫
有益於朝廷則万死甘從於鼎鑊千冒旒冕自无任納忠之至
幾策二篇

審勢

老泉先生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純
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

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
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
天下之所且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
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
為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
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万世帝王之計
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万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
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弊卒不
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
國家之所上者而臣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
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
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而屈者威與惠也夫疆
甚者威竭而不振弱者惠盡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
威而處疆者利用惠乘疆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

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疆弱之勢也然而不知疆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棄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疆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且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疆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土地五百里而畿內及不遠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秋其勢為疆也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

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疆國是謂以弱攻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曰趨於疆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疆攻濟疆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疆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万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之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疆之勢也勢疆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疆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重太甚者賞數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者於

公孫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收官之罰不加嚴
 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兀兵驕狂負力
 之責不加重也羌胡疆威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耻不為
 之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
 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
 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疆
 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
 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
 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
 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政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
 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
 知其國之為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衣万家封即墨大夫召夏竦

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
 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
 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
 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
 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
 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是
 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
 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
 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
 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疆政政疆矣為之數年而天
 下之勢可以復疆臣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
 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万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
 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專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
 知夫万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

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先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
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其可也舉而奔之過矣或者又曰王
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
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
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
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
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
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疆梗怠惰不法之人
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
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
長者其位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
說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
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
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

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
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
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
之憂為末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
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
憂可也今之蠻夷姑无望其巨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
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縢以數十方計曩者幸去言
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
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万而猶謙然未滿
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万也夫賄益
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
實殘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

卷之七

七

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
而无变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頓嘗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
後中國溢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壤壤
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
匈奴金積羨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无君晉唐
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
立大臣外叛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
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
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
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
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
燕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
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劫之歲得金錢數百千萬如
此數十年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

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此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
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无可乘之豐使之來
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
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
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
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大變其亦惑矣且今
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不
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巨度之當今
中國虽万万无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虽足以犯邊
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无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
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
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
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鷓鴣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
頰欲攻漢漢使至朝臣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

疆者遠也今匈奴之君巨莫不張形勢以誇我此其志不欲戰
 明矣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
 與吾戰邪羹者以東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
 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
 矣不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
 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友是今先乃與此異乎且
 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
 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
 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
 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
 顧勢不可爾臣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
 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
 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
 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韓

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无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
 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
 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
 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徇佯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誦不計
 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元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
 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
 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
 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
 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
 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
 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
 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
 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
 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元事而臣

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
大且其疾也不若思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
坐弊舟之中駭駭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
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至又除患
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
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
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則宏遠深切之謀固
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
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國內騷動
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及中原半為敵國匈
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
之計不過三一日聲二日形三日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
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
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

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其日圍
其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鼓旗寂然
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為
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
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
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實者出
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
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而不可以施之於智
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出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
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死以待之則聲
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
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
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
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

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計窮遷延以道臣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之易爾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伯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焉呼是七國之勢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一

新刊國朝三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二

策

時議策六

上時務十條

明道先生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宗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言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處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

所必為者固可樂舉必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
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
人少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
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
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
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
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至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
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
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
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言畧
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
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
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古
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於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縣

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
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
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
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
廢比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
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
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
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
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
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
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
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
道勸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
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

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
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万將手
不可貸度觀其窮屢空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來生而常
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
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
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
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藝故
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
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貧天下皆已童楮斧斤焚蕩尚且
侵尋不禁而山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
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
利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
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
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三公禮制不足以檢

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分定則姦詐攘奪人人求
厭其欲而無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
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
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有施行之驗如其綱
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
情而且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无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條時務七事

李尚書

一曰崇廉耻臣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仁矣孔子曰行已有耻孟
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而管子亦曰礼義廉耻是
謂四維古之聖賢所以崇尚廉耻如此其切而後世或置而不察
良可駭也昔董仲舒當漢武之時數廉耻賢亂賢不肖混敝盡廉
耻不崇於世則名分不足以塞覬覦賞罰不足以正功罪公議
不行人才自壞欲相與隆政治何可得也臣伏見熙寧已還急
於事功易於揀拔超越倫等罕值貞格謀利者計息以均賞廉

其所以致之之
源而流風餘韻尚有存者士不修已而以干進為事不務率職
而以請託為先每詔下薦士則自媒者盈卿士之門屬託者交
車馬於道違公議者莫愧乖物理者不懲以得為心寧復愧畏
此風浸長為弊甚矣大臣愚欲整聖慈深詔有司訓以治躬簡求
忠實廉退之士進之官師以厚薄俗其不懲文仍委御史臺彈
劾則人知修方而賢不肖別矣賢不肖別於朝則愚夫陋俗亦
知化矣二曰存鄉里士臣聞周之取士也其書曰使民與賢出使
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未聞以文章選賢也後世法敝眾弊
紛起下之人不復以誠事其上而上之人何復誠信而聽之哉
此鄉里所以終廢而試藝之法不可革也今天下三歲一考士
初試於其鄉州再試於京師而官之曾莫原其修之於家行之
於其鄉黨朋友者何如也士知不考其素而唯文章之工寧復
有自重自修之志哉設有自重自修之士賢質粹美問學深博

其患足以事君其才足以治民而不幸不工於文章則終身不
得齒仕版立朝廷矣豈不可為之長太息也今有徑寸之璧弃
置而不貢之朝莫不為之恨自重自修之士不貴於珠玉哉此
臣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乞詔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於
解額內弗試而貢一人擇鄉黨孝弟忠信通博之士俾其間閭
里之善士以告守令守令同察而告之監司監司覈實果否而
上之禮部恭而察之考其所等差而上之朝廷朝廷隨其等
差參諸貢士而官之仍命有司立為條約先則闕之有其人而
不貢則治之幸非其人則坐之如此在天下之士各知修方以
行已則以文章選士之敝有時而衰矣三曰別守宰臣伏以四
海九州之大生齒之夥朝廷不得家治而人教之也為之衆建
州縣張設管吏約以詔條使人循理而趨善安土而樂生雖然
朝夕與民相親而易致感者莫如縣令郡守次之監司又次之
今吏部之格雖曰以宰官為縣令宰官為縣令者僅得其半而

積考多者亦得為縣令然則未必直可以為縣令者也縣令雖以孝官而為知縣所舉者亦未必真善治民者也以未必直善治民者積三四任而為知州其才亦未必真能為州也如此而欲望州縣官治何可得也蓋其才木不可以為縣令者常為掾承可也不可為知州者常為佐員可也臣愚欲乞別異守宰與掾承佐貳為一塗使才木不可為守宰者終身為掾承佐貳才可為朝廷之官如此則才否分而人品別矣今誠能於州掾縣佐選其人可為縣令者授之中下之縣縣治矣授之上縣上縣又治矣授之以難治之縣難治之縣一再皆治也擢之為知州初則授之以中下之州中下之州既治矣使虜州虜州又治矣而其人不為監司為少府卿士以備選擇者未之有也若才木可以為縣也雖積歲益久而寡過也不害其進官而為幕職州佐也夫才不可長民而為幕職州佐以終其員蓋亦幸矣夫何

恨哉四曰廢賊貪巨聞為國家者擇士而官之非以害其身為民而圖治也制祿而頒之非以厚其家代耕而養廉也今稅民之粟帛損邦之貨泉隨其爵位而祿之矣貪汚之上以財祿罪者歲不可勝數非獨為士者上負邦家亦朝廷法制有以召致之然也今吏部四選附籍者幾三萬員而在選者常以數十員賢愚弗別廉汚雜處客舍旅館或逾年而得一闕更兩歲而及其斯官冗員多莫如今日曰愚竊以謂任於朝而食人祿矣公私過各或不得免而肆然犯法以賊獲罪其迹顯著尚足矜耶而使之因緣赦宥積累期限而叙復之何也欲望詔有司凡以正賊抵罪者一切廢置不復用其或才能卓異不幸絀誤也命鄉士以名上之付有司以議之或有可收也降等而官之終弗變也鄉士同其罪則官澄而冗革矣五曰定疑獄巨聞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獄訟至繁官吏至眾蓋獄訟繁則不能無

可疑可愆之情官吏衆則不少皆明習法律之士前日愆雨之
 初已不避誅戮嘗陳所以致旱之因矣我朝累聖臨御欽恤庶
 獄上遵先王之戒方州之請多原情而家貧矣夫以先王之聖
 智猶日寧失不經今方州所請將事深文而務殺之耶又因以
 罪其官吏官吏罪則取可疑可愆者遷情就法而殺之矣安
 事上請而取各悔也哉况夫官吏之愚難以遍曉而務在免過
 希合巨愚伏望朝廷以前日所降詔旨特加修明廣示海宇俾
 可疑可愆之獄皆如平日以其實情上請付有司議之或失於
 妄請也亦如昔者特放其罪如此則疑情愆愆皆得以上聞而
 好生之德周四海矣六曰擇儒帥巨聞用師之所先財用積器
 械利城壘堅士卒練將帥選立者具勝敵之能事舉矣先帝憂
 勤積歲以儲兵備今粗會常平等積錢餘五萬貫穀帛亦解亦
 復稱是財用不謂不積矣然師已來茲用毛齒輩之材講犀利
 之要巧者奏工殆餘十年械器不謂不利矣增城築保主澤當要

處守禦之方無不詳盡城壁不謂不堅矣行陣坐作引弓擲石
 擊刺之法靡不講究士卒不謂不練矣虜虜之勇有功必賞賜
 官授節超逾倫等將帥不謂不擇矣雖然矣子曰凡人論將常
 觀於勇勇之為將萬分之一蓋言以勇釋將未盡其要勇敢之
 將迎敵以取勝可也若其制列城專一追撫百萬之衆取遠武
 之佐失所能任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以是言之非通儒
 學士知國幹者不足與知此巨不敢遠陳古事在仁祖時蓋非
 范仲淹韋琦龐籍之徒不用也然今日所當擇者巨勿冀朝廷
 加慮而深思也七曰修役法自聞古昔用萬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而使之以時人不告病後母有不然極人力而疲之莫之愆
 也昔者疲民之力莫甚於差役差役之甚至有破民家產賣其
 妻孥以瀆死者熙寧元豐之間以差役為病民也使一切輸錢
 於縣官官為賦間民而役之方是時朝廷改法則意在息民議
 法之臣以寬剩為事平民輸之歲覺不速復思差科之為幸也

今者既詔有司請明差法前日所謂破家產之狀悉已鐫除而
是非猶興議論未一皆以謂之戶役并上戶特幸則
求所以抑兼井而均民力中戶役併則其為病有過於輸錢且
愚以謂法無新陳使民者良法也論與彼已可久者確論也欲
望朝廷命有司一法之至要而裁取之參公論之可行而修完
之使人便而久行百世無散豈不善哉此下役法於四方而付
其善於戶部以巨之愚見其必可久也欲乞再承詔旨許自邦
畿以及諸路先召畿令因校籍即新書帛裁損之次召近畿數
路監司如畿縣之法自近以遠遠因可以草非不踰歲而天下
之役書全矣夫為法之大及物之衆休戚所繫治忽隨之為國
家者可不慎哉所以不敢冒鈇鉞之誅而不能終理也符元
尚書

議奏西界屯策

王樞密

巨累月前尊上疏論天下之大言曰莫如蘭會之坐蹙中國願

陛下早圖之今聞曰人人朝以請地為事陛下念生靈安逸遠
久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大二三而聞大旨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
竊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且以謂驅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
言可使國家未開拓以前惟以信義為重夷狄之心不敢輕作
故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
彊所以能坐制夷狄而不自弊開拓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
之費以無窮之費食無用之地民力已困而不可反人心已危
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不於此時修復信義為天下休
息計尚可回執更增後日之患乎昔漢桑洪羊章請田輪臺之
田以威西國武而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
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迺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
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今議者欲請留蘭臯而田之何以異此惟
陛下鑒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請

罷車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曹相狄仁傑亦請棄
西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李德裕亦請勿
保安西是數人者皆一時之賢豈不為國家惜厥靈重棄其地
哉蓋不欲貪外耗內疲竭生靈苟虛名受實弊貴國家兵窮之
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不以得為疆不以失為弱識者
皆曰去大患以自完乃所以疆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
守已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又失
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腹心之患生陛下雖欲舉而
棄之將不能矣巨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竭天下之力而得
之寧忍一日委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
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虞之予今則當何
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不
知自處者之慮也夫彼來者與名則我執者有名與名之求勢
當自屈且彼雖夷狄既已與之豈不知恩尚何所厭之請耶若

有思以終之猶恐其來則無與以與之將如何哉巨聞開邊之
初其實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又減數百萬一有
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頃念此皆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
陛下播之以制四夷者也而以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使
為王世長久之計豈不誤哉此事萬萬無可疑惟陛下留神早
賜睿斷天下幸甚

議安反側事

王諫議明叟

臣伏聞近者朝廷以放黜一二大姦十數巨蠹恐人情不安將
下詔書以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巨僚舊惡不得復言言固未
詳其虛實誠出於此巨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其狀於
今日三日投進詔臣今又聞詔書有言者勿得彈劾有司毋得
他行之戒竊以為過矣夫為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為陛下
之股肱者有司也今言事官為萬狀宿惡舊姦初多隱伏幸而發
露者見則言事官論之有司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廷

清明陛下可以無為而治矣蓋小人之宿惡舊奸發露者見而
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束手而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與
無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君壞法毒民害物者蜂起
紛集而爭奮矣朝廷尚安得清明陛下尚安得無為而治哉或
言事官忠憤而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陛下
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為無罪又須按
治則綱紀紊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智者有所不能謀賢
者有所不能救矣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迭為盛衰者也故
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為否
夫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世言者
勿復彈劾有司且得施行是乃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不
黨漸勝則天下不幾於否乎言者帝乃雖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孔子道謂人之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之聞箝言者之口而
使不得言小人之甚廢有言者之職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少

陛下少欲下寬大之詔以安群小之情則惟用開略細故以謝
之可也何至壞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惡百惡之發露者見者
其事狀雖涉於罔上亦一切不問而言者勿復彈劾有司再得
施行以為小人之資也伏望聖慈審察之與講之謹於此今無
為異日之慮天下幸甚

書河上備邊三策

澤水居士

自漢以衰矣綏慶聖聖使待罪邊疆平特責在固已非輕况當
遼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戰流之後使遠人盟好如昔無或渝
變更不復論備備有是該好惡不同前日使貽中國深憂以巨
顧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黃元康定之前將不知兵兵不知戰
一旦倉猝不可校校邊臣若預為振舉則謂之張皇而朝其亦
自不容若夫舊宴安號為無事則細自日見頹廢有不勝舉之
憂故凡議河朔之政者自以今日為最難此臣所以不敢緘默必
為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三數端故曰選將兵擇郡守

六額者其用謹探報數事修立則備邊之術已過半矣苟行之
得策亦無難矣生事之患今已輒有所請敢望陛下留神審
待務三法應副則事無不集若委之有司據條且難則無復機
事矣蓋別自開柝奏陳一曰選將兵九言河北軍事者必曰將
騎卒蓋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上下所同知也或者欲為之整
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不同也稍急則生事此中外所共
慮也又為將者多是喜言子弟與河東陝西不敢往蓋欲來河
北百年之間未嘗知有烽火之警雖有屯屯不離本路惟是復
潯暇日安得不驕且惰也近日朝廷將河北將兵遣戍陝西其
得均多策三欲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將兵輪那出戍河東
陝西却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闕仍
此之能將少促代期所貴平時則知有道塗往還之勞緩急則
知有出入戰陳之事二曰擇部守勘會河北沿邊州軍自兩地
籌安以來迄今百年雖號為邊郡不知有戰陳守禦之事

飲食宴樂優游暇日而已以此凡孤質公平奇士莫得而
居之以至城邑器械丸石所謂軍中之儲不復講脩相習宴安又
已成俗臣伏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沿邊知軍州及將副選
擇脚色內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佐及素有戰功內知州軍曹
實無路分都監資序之充仍舉行自選和以來河北沿邊知州
軍條貫所費緩急之際不致誤事三曰添兵額本朝自南北通
好已來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然後日見銷耗至熙寧元豐以
前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後因封樁塞軍閩額錢糧朝廷准務
封樁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蓋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邊六日十
即今春秋大教人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
尚乃如此則他州軍即可知矣咫尺敵境聲迹相聞使形勢無
此豈得安便昔自邊帥不思經安新善懼於建明朝廷不復以
緩急為務為慮定州馬步禁軍共三十一指揮近年每指揮減
祿四百人仍招填不足自今乞將該指揮人數却復舊額定州

依元元修年百常令及二萬人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項軍
置軍於沿河買稍遠北邊不敢張皇四日當與用勅會河北界
此後大受以大河移徙生齒之流民力周與公私之絕巨訪聞
大管定州即目人狼不至為關唯是錢糶苦無見在保康以東
糧食亦屬兼聞春衣至今有未嘗支散五處定州一年約支錢
二十二萬貫有零雜課利銀錢得十一十一萬有零其餘及
是轉運司添培方子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邦輒不行屢曾下告
朝廷已聞支撥見錢文鈔及借奉職等補課河北州縣既屬邊
災兼流死公私之絕豈有餘力買官至於見錢文鈔又專為博
買斛斗所以應用全關定州一月請般支使約方紙單其庫轉
運司見錢祇有七百二十餘貫餘二百餘匹之三大皆備且如
此其餘列郡即可知矣咫尺北狄胡羅司交使知助力至此何
以示威重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給發見鈔少糧食定用度
許出賣見錢及請州軍常平錢內借撥一二百萬貫赴轉運

言此則急關支用却責限歸還據今日窘急之勢儻朝廷不為
講明究濟使人情窮溢緩急必致生事五日謹探報臣觀古之
為將守邊第一必先規羅苟得其術敵入之情可以坐制先人
百奪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獲勝不可同日而語切
聞河北邊上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致
胡羅之人不肯探伺既不知敵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枝梧况當
新舊之交不在情實訪聞即自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
欲今朝拜特設月錢文鈔一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則
量賞所賞所貴激勵邊人虜情可得中請元定州

議役法事

元城先生

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府講求利病天下之
議悉更折衷而承認立法之意唯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
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官員其善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
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向南北之異

且而本諸人情或以國論隨方立條固不具備而更甲以明詔
諭旨或謂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
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厚重謹民事之深意
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奸邪之人內懷
觊幸造播橫議必欲沮壞至一二小臣敢執褊見妄進邪說欲
罷差及故舊臬臺在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迂
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
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而取之
不竭故堯舜三代以來莫之能廢議者乃謂不役其身止令輸
錢則公私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
資設官設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存其易出之力
而責其難致之錢固之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
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陵日削復以窮困積
元分之貧民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動其憂於此巨切請以一

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歲計之則所出不
資而難供今聚斂之巨唯欲誅剝生民而不為天下久長之慮
其可信哉或議者又謂人之輸差不及三番處恐差役太重臣亦
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
役人五十二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
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
萬九十餘人比之舊法即減十萬九千之額謂之輸差不足亦
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戶流離番次不足之
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
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既皆中
理考觀已試之放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切
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
差法已善陛下正當善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射國堅聖邪
說而乃縱使奸賈倡為異論撓動人情或亂天下故議者謂今

日紛紛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
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
願陛下特奮乾剛力王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
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奸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二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三

策

時議策七

議鄣鄣事宜策

得得居士

臣聞去歲熙河路以贍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朝廷委陝西運
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相度秦熙甫以二州為不可守胡宗
回以二州為不可棄更奏異同紛若白黑自後覆軍殺將果失
鄣州秦希甫之言驗而白罷運判胡宗回之言不當而仍舊作
帥蓋章惇蔡卞由庇帥臣欲幸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患方
口一辭以為不當切以用之秦希甫年公私困竭加以物貴人饑解
池境壤方一更有邊事秦希甫如何被相臣伏願陛下取秦希甫
胡宗回并臣庶所上論邊事書一處類聚編排參驗可弃可守
之策則利害灼然不可掩矣然後選差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
真齋手詔往邊上問帥臣及監司將官等各令具棄守二策結

軍令發狀委隨則自然着實供析不敢依違附會矣 右臣伏
觀熙寧中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
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
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
初為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為益之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為
益耗謀臣宿將視紹聖之初為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
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
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
邊臣邀功為國失信奪貨為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遼郡二州
自去蕃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遼州雖守勢又孤絕荒山窮
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无用徒耗中國又遼
二州均為喃氏之地鄆大遼小唇齒相依既已棄鄆遼州勢難
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夫都山置西安州既
置塞置言盛軍無所不可可者此夏賊之地吾讎敵之國取之

有名也今遼州迺喃氏之地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
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乱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
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
河以西之憂者喃氏為籬落也今既取遼州則喃氏餘族不為
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二萬疋
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為讎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
可見矣西邊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
轄養况族平日與喃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喃氏為讎則彼畏
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方一夏賊因
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為吾腹背之害五患也
况聞自得遼州已來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
路邊面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內帑之積
三百萬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
衆棄已成之師耶竊聞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內臣李其復

差內臣鄭居簡皆知本末本路走馬赫平及姚雄苗復亦嘗具
利害數奏觀此事射所宜多方休養不宜更滋邊患萬一五路
同日有警兵困不給財竭不續糧之不繼虜或乘隙侵犯關隴不
知朝廷何以支梧又聞陝西運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曾有
文字互奏邊事不同又聞邊人實封言邊事者甚眾邊人所陳
其言必實臣伏願陛下取上件文字類聚一處子細參考則是
非利害不可掩矣然後選差謹厚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
手詔往邊上密令帥臣及本路監司將官等各具疏棄守二者
畫一利害結軍令狀聞奏以參合希甫宗回及邊人封事臣願
陛下更令二府大臣各具已見論列若議論不同即令結難務
盡其詞以是而止如其立異違衆公肆偏見則俾之先具用若
于兵馬須若干資糧擇何人往守約何時無患若有敗事先坐
首議陛下徐察其所言審其所處則安危之機成敗之効曉然
於目前矣昔漢武帝亦嘗令韓安國王恢詰難邊事往返五六

其後敗事恢任其責今日治邊正可用此策矣 右臣先曾論
涅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論赤氣事乞陛
下仰推天變豫防夷狄竊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恐
懼以俟妄言之罪乃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暈圍畢昂謹按漢
志曰畢昂天街也其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昔漢
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必
有可考夫以陛下躬堯舜之資乘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
過廢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愛陛下欲陛下畏懼
修省先事為備故變象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象類皆為兵應雖
非諱諱理不虛示臣謹為陛下先論涅州次論陝西五路公邊
終論河東三畫一如後 一涅鄆一州乃喃斯羅逆喃氏世
効志順有功朝廷為國家明國自真宗時繼遷為寇喃氏以兵
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
寶元元美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再封武威王自是九

有夏賊之虞。幄氏必為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以幄氏為藩籬也。前年因賫征竊據失國。出走王贍。胡宗回乘彼之亂。妄稱納土。殺降擄貨。自去藩籬。覆軍殺將。失信夷狄。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郡。遑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饋運艱阻。勢難獨守。亦恐幄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為賊所并。自此西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夏賊夏賊益強。國家邊面益廣。由階成文龍。直抵蜀道。悉鄰西賊之境。蓋不啻五千餘里。其為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陝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哉。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手詔。選命邊帥一員。令於境上召賫養。與大小隴。移等諭以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贍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還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責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守。自開邊面之虞。庶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在不守。覆軍殺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首瀘州邊事。詳存。

實止以不即追乞弟。神宗皇帝命斬於邊上。王贍之罪。豈不止百陪於存寶。一日斬首。足以息邊人之冤憤矣。一臣聞往者朝廷許令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虜界。多築堡砦。以希功賞。故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守之可否。兵廣財屈。為國瘡痍。捨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難臣之虜。喪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貪而怙亂。侵其土地。彼已不分。建立城砦。又有可欲。今日納款。特以力困耳。彼其為心。亦豈一日不思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近不出二三年。天特人事。必有邊警。且聞中歲款物。貴色六年矣。去歲雖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不獨糧食。殫者加以財用。賈竭官負。俸給累月。無受。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如此。萬一有事。何以應。副無財。兵亂理有必至。臣願陛下特下詔。嚴勅逐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守之策。蓋新築城砦。僅全舊有。堡砦漸廢。欲新舊並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陸地里滋遠。則罅隙必多。罅隙既多。則救應必艱。萬一寇至。

乘限隔內外阻首尾不應則堡若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為累
故臣願陛下勅帥臣具新舊堡若何者為可守何者為可廢何
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並罷得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
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
武之責主恢自然不敢逞其私意矣昔仁宗皇帝嘗禱龍圖天
章閣詔近臣問以西北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疏以對况今日
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年河北水
災居民流移自來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
二其他郡縣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闕無人煙去年歲豐無人耕
種所收苗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迤強敵居民流散倉
廩空虛城郭不修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為計今朝廷雖行
蠲爵以佐用度縱使多蠲所得有幾又地土不耕收穫至寡雖
蠲爵入粟勢豈贏余取之本路無由知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
痛減用度發內帑之積募人漕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農力

密勸監司牧守籌器械修城壘預選將領訓齊卒伍雖為無虞
嘗若有待蓋赤氣之起月暈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
之變可賀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幽薊之間
往往刺之為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虜王老病七年轉其胡羯
鷲猛性頗好戰狼子野心難以信結萬一乘我無備有所越
趨則國家豫備安得悉然而無意哉此人盡可賀而先也昔真
宗皇帝嘗謂輔臣曰設使與功守邊之利害漸為之制善莫大
焉此祖宗之事足以為法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彫竭無甚
今日昔仁宗皇帝積之數十立而神宗皇帝用之哲宗皇帝積
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陛下過承彫耗之後遠無熙寧之富庶
近無紹聖之奢侈積去在昔示山陵用畢今日太右園陵又作既
建西宮又修明堂之用之費不可勝計陛下萬事節儉痛加約
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似此車勢豈宜更有邊事伏望聖慈留
神采寬更俾二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臣孤賤

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

議和戰策

唐恭愍公

臣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
樓櫓未集不克遣使泣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
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為便然予之以金帛雖
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
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有保遠凌近郊劫掠畿
甸幸今宿將勁兵勦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
武亦更難約雖未可保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
也然我先出兵則不為今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
變而動使漢過不先然後為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用兵之策
必有方略以巨愚料之不過撤三鎮使以死捍敵行反間以疑
虜心合大兵以漸歸路其策莫過於此然此可用之河外而不

可用之於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無可
虞若一不成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
吏告賊黨之將至儻或合謀以犯城關豈可決勝負於一擲乎
若賊先欺盟不得已而用兵則主大議者當殫六塵戰以敵王
愾而保宗廟為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唯朝
廷之上計謀而早圖之寔天下之幸

議棄三鎮策

蘭陵孫公

臣聞瓊蠶羊則斬玉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夷狄驕橫
乘中原以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
臣猖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六
之不果為腹心之患必矣夫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一千餘里所過
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
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歸
復元祐諸臣以弃地之罪削除名籍投寬嶺海禁錮子孫累亦

不宥可為罪矣今自大巨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眾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救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內孰肯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臨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以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為國地之後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疆國勢選將厲兵以固吾國興義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儻以失三鎮為悔追責首議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窮裔臣甘之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之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議攻守策

定菴先生

臣嘗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量敵而進可速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駐勿爾入寇有莫測之變有

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文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任所急今朝廷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舞勇所請攻之策願堂有神算主帥有遠略臣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臣請詳言之陛下已詔移蹕建康前臨大江俯近僞境非若陸安之比也防守之備可不嚴乎又况豫賊雖羸而未曾殲滅事窮勢迫必須求救虜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虜人雖嘗逆料虜人不爭土地唯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中國自相屠戮亦欲為其藩籬今聞車駕進躡建康有此河之意若漸逼中原豫賊難立虜人必須援之矧河北便是賊區駐兵而入計亦不遠五言言可不過為守計哉勿信探報之言以廣勢已衰不足深慮也中而不來不可矣其夾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洛埃相望此其勢入易犯也往淮西路分關

表上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
指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其害之虞不可
空虛使西連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乃令諸大將緩急
相濟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然此特在江之北若
乃自江以南沿流一帶當築保壘屯置軍馬以為控扼而建康須
添置重兵恐見今所管不多若於諸將軍中逐軍摘那三二千
人每歲更番以守衛行朝增壯國威非唯禦外寇亦以防不虞
如此經營守計既備則攻之之策何施而不可哉譬猶富人與
貧人博而富人每勝非富人之能蓋其氣已足以勝之也由是
以言必知所以守之然後知所以攻之臣恐朝廷因前日之勝
欲雪積年之耻急其所攻而勿其所守故願竭區區望陛下與
大臣詳思熟計使攻守並行實今日之長策也

條陳邊防二策

東山先生

伏見川蜀邊面控扼敵境自沱岷至于金洋入自夔州路關隘

至于秭歸延袤二千餘里自軍興至今朝廷遣大臣宣撫川蜀
總統諸軍亦不為重然近者官撫虞允文以疾不起傍無副貳
而鄰境有欲起義歸明者及攻秦州此無大將不敢輒應為敵
入殺散幸而邊境無事設或敵之乘虛深入諸將倉皇無所景
命一有差跌則川蜀危矣夫臣切見利州路金洋利閣等州皆節
鎮州郡謂宜分遣重臣作鎮重本朝之威壯上游之勢伏見近
年以來朝廷及帝來賢登用議士一時幸會皆至李執從官其
間或以微罪去位或以疾病丐閑必寵以頭職遂其素志身享
高華也榮美名聞居有祠祿人從有宣借致政有恩數身歿有
賜諡待之如此亦不薄矣其或年齒未謝疾病侵陵優其俸祿
華其賜與理固宜然其間宜無強健可用之人臣謂宜如川蜀
金嶺利閣等州皆可遣兩府重臣作鎮令聽命宣撫司或有屯
軍去處宜令節制宜為緩急有事亦可那移應接臣又見此年
官撫石選肅官未夾舊官已去邊方危疑人情恐怖欲望陛下

祭自所言如有可採乞賜施行所有襄陽兩淮岳鄂江池等州亦宜公坐重臣壯長江形勢更乞聖旨指推施行 又伏見川蜀控扼蕃蠻自西和至于夔州亦三千餘里而當蕃蠻行道實沈黎之重自兆岷至威戎外境為西蕃自沈黎至施黔之外為南蠻亦有自西域通貨且貿易皆會早沈黎者李唐末年西川節度之巨控制失策合六詔為一使得役屬諸部或不聽命假以唐兵使之殺伐必沒從而後已足致末年蠻寇兩蜀入自清溪關歸由沈黎嘉眉資榮成都邛蜀黎雅等州皆被其害今蕃蠻部落分前大相統為與唐末寇掠之勢然巨切見侵軼之兆蓋有漸矣始自乾道六年茂州西蕃寇邊州郡遣兵守禦轉餉芻糧蜀人驚擾數月而後定明年雅州碣門沙平營因碣門寨官失其懼心輒長驅深入燒碣門寨虜掠榮經縣下諸村而云及至制置司發兵追討又殺傷官軍士丁二三百人州郡不能誰何巨與犒賞講和息兵去年沈黎青羌蕃部因寇碣門寨

三正守巨責令償之遂擁衆入寇掠十餘村人丁近雖用功部川蠻兵討平青羌然巨竊意叩部川蠻恃功邀賞有輕吾蜀之意然蕃蠻見利而動生其貪心蜀人不得安寢而巨自此始矣蓋蕃蠻入寇虜掠漢人男女少壯者轉賣深蕃巫人得數十千所得牛羊穀米綸帛遂以富贍西蜀三遭蕃蠻之害始自茂州更相誘脅連年擾邊巨竊謂川蜀之禍未艾也巨伏見祖宗時瀘州蠻不漏寇邊止殺土丁官軍二百人朝廷遂移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於瀘州置帥安撫沿邊三州屯東軍千人今將百年卒無邊患者控制得其策也巨伏見成都府有安撫使兩鈐轄并第一將皆在府城自可為方面之重巨謂宜移鈐轄一員屯築經縣仍令本路漕司於鄰近州支移稅米充軍糧或就逐處於衆出之際糧實應副緩急亦可控扼沈黎實為長久之利

危言策

金華先生

天下悠悠不戒于戎索縹擊引以等之帷幄制之罇俎而効之
介曹宜無不捷也賤夫下士名微官薄府不諱忌諱出位犯分
誠有自危之道然而觀時考變深思遠慮猶有可危之理故謂
之危言今天夫議者猥曰醜虜可滅而舊都可復也顧孰不願此
奈何天下有緩急之機不可不察也方天下之機可以急乘則
必先敵非先後之為異而緩急之不同故也蓋天下之機方急
吾則烈用其民蹈環投壘以就一日之功民將奔命而不怨知
勞之暫而逸之永也是以其法當先意於敵天下之機方緩吾
則務安其民以慰其心敵雖未夷而使之已享休靜之樂而後
可與持久而不貳是以其法當先意於民間之晉有善御馬者
商鄭則疾其策而適楚則徐其轡由鄭近而楚遠也故以遠近
量其力而以疾徐為之節不善者窮其力於一日而求其致於
千里未有不殆者惟良猶御馬也可不察哉昔漢唐之取天下
也其機在於急乘而秦之併六國也其機在於緩圖惟漢唐明

其後而固執之於其方與下荀漢之粟起晉陽之師徃征亟戰
專意於敵若無所恤然率皆不過十年而天下大定惟秦昧其
機而錯施之於其盛強行徙木之令嚴弄灰之誅深刑重賦志
意於民莫知少反六國未併而秦之亡形已成嗚呼察斯言也
今天下亦可知矣請以人為喻天下者人之身而夷狄盜賊者
人之疾而元氣者民之謂也何則疾有客瀉而敵有壑脆鳥啄
鬼箭之劑本以劫客疾於逡巡而非所用於平日也故治痼疾
者其術當厚養其元氣俾磨以歲月勝於接熨之女始雖甚危
而卒有全理或者務難疾之去而不知元氣為死生之司命以
百年之患而求一朝之功此殺人覆國者所以相隨屬也嘗
觀王道之 事而得晉室東駕中原塗炭宜食不下咽枕戈
待日死意於敵以刷大耻矣而乃建國都置宗廟劃疆斷壤
甘心一隅曾無恢復之計深究其故東晉所以能成中興之隆
而西晉之累世者政由王導明緩急之機耳東晉之敵豈不數也其

法... 國都... 宗廟... 斷壤以慰安民心使天
下... 之滅... 存... 則相... 易... 而親上不然奔走
畏... 備... 為... 敵... 之虞... 而且曰... 于... 戈... 殘... 民... 以... 是... 是... 敵... 不... 滅... 則... 吾
... 存... 之... 勢... 而... 夫... 下... 何... 勢... 而... 不... 貳... 范... 參... 之... 於... 越... 諸... 葛... 亮... 之... 於... 蜀
皆... 用... 此... 道... 也... 今... 天... 下... 誠... 非... 不... 足... 有... 為... 矣... 中... 原... 無... 堅... 勒... 之... 義... 難... 田
敵... 無... 勝... 廣... 之... 係... 在... 然... 而... 醜... 虜... 則... 不... 可... 謂... 之... 脆... 敵... 也... 其... 法... 亦... 當... 先
意... 於... 民... 而... 比... 年... 以... 來... 全... 蜀... 之... 民... 鬻... 鬻... 耕... 牛... 而... 辦... 賦... 租... 採... 棘... 實... 而... 充
... 繼... 弱... 者... 已... 十... 戶... 而... 三... 四... 而... 今... 歲... 尤... 甚... 轉... 徙... 凍... 餓... 枕... 死... 于... 道... 往... 往
十五... 為... 董... 白... 晝... 而... 割... 食... 矣... 何... 為... 而... 使... 之... 至... 此... 危... 乎... 不... 知... 其... 形... 而
... 軒... 其... 影... 此... 何... 影... 也... 是... 非... 醜... 虜... 不... 可... 滅... 而... 不... 若... 驕... 之... 使... 自... 斃... 非... 舊
... 都... 不... 可... 復... 而... 不... 若... 懷... 之... 使... 自... 歸... 按... 兵... 固... 圍... 來... 則... 御... 去... 則... 勿... 追
... 抑... 使... 已... 之... 欲... 行... 恤... 人... 之... 政... 節... 用... 拍... 利... 以... 加... 惠... 民... 如... 此... 將... 見... 太... 興
... 之... 治... 不... 足... 進... 而... 建... 武... 之... 業... 則... 可... 致... 也... 邇... 者... 轉... 門... 申... 飭... 有... 司... 汰... 瘠
... 率... 裁... 冗... 吏... 其... 亦... 察... 此... 矣... 梁... 惠... 王... 有... 仁... 人... 之... 心... 孟... 軻... 以... 一... 牛... 而... 載

之夫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是則危言於有
道之邦者固夫子之所許歟用敢發之以為芻蕘之獻

議和守策

漢濱先生

臣等竊觀僕散忠義壇回書牒語言不順仍肆兇悖執辱吾番
議官意在梗絕和好虜主父子慮其生事故取二小使而釋之
其專權怙亂勢豈能以君臣之間必將有變但恐虜主之力未
足以制之斯人不死禍難未歇今大言虛喝而未能侵犯者蓋
野無青草馬之芻秣深春以後豈可必其不來審議官雖回而
不受禮物則所議必不成或雖相允從而別有邀索朝廷必有
以處之吾欲援契丹舊例而彼以契丹為非所擬吾欲修景德
故事而彼以景德為不可用吾以國信通問而彼欲遣使報謝
又責吾緞對越式禮體平身既不許我稱大字又不肯彼號北
朝未論四州之地歸正等人只此浮禮尚爾爭執則凡今國書
誓言章及... 禮... 數... 皆... 與... 虜... 意... 相... 違... 持... 是... 以... 往... 必... 不... 合... 夫... 審... 議... 官

不專使事名位尚卑故雖遭無禮而卒得放還欲以致使副之
來爾使副若在必不止此巨等雖能死節何補於國和議既爾
則邊事其可以不慮巨等至野駘四十日問之將帥劉寶輩深
以兵少力分不足制敵為懼問之漕臣宋曉輩亦以錢糧闕乏
支用不繼為憂泗州雖有城壁而樓櫓器械未具虜騎出沒斤
侯全無議者謂賊若犯邊必由淮右空譴利於馳突若自淮右
繞出真揚則泗州雖能堅守不過自保而已淮東形勢清河口
為最急而隄備草草泗州去清河口一百六十餘里非控扼之
所見今屯兵近四萬衆兩淮事勢單弱而委四萬衆以保一城
其他要害之地恐守禦者有所不足也自虜人用兵未嘗由泗
州入寇城中諸將以為可守者蓋僥倖不來耳此巨等所親見
其餘諸處傳聞事體尚不論也今日之事或和或守宜速決大
計必欲和議之成不知朝廷能曲從虜人意否既不能從不若
早為之所通虜狡計常持兩端以欺敵而誤我國家請與中和
卒甚

戰並議兩說互疑自春至冬卒無定策虜至河上猶議集而不
決覆轍未遠可為龜鑑巨等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權利害之輕
重而審處之欲和耶如何而可以必欲守耶如何而可以必
固和而不可守而不可固遷延持月或誤大事巨等必有所
見不敢隱然冒昧誅殛上瀆聖聰惟赦其在愚而未擇之天下
幸甚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四

策

時議策八

論監司

前翁先生

臣聞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為低昂則處材分
 憂可不無慎乎朝廷尚察嚴則此屬日夜淬汰喜為健人朝廷
 尚寬闊則此屬因緣苟偷勸為循吏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
 以遇此屬者往往曰從常條尋權權路不愛爵賞以與此屬開
 富貴之門而其階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往往皆是也方斯時
 論者固有所謂等輸防之幾而朝廷藉此屬以校格四方者亦豈
 少哉法法之行矣公法變矣此屬亦遂廢以類相誨無復常故蓋
 不有如此則日之可憂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尾之
 則言備之既寡弱以集成為急法既行俗既變則尤當謹守而

探其所以為倦焉可也遂以健力者為豺狼之人厭之以近厚相
賜諸司乎曩惟朝廷有恤於百年者正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
人而志慮慮栗坐視塗炭力回已去不返之風波而作新焉曾
未之也而已輒解體是使在再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
也後今之法謂之已行則緝熙之人尚多今之俗謂之已變則
頑梗之言尚在奈何使此屬無故而罷休也且如去冬造簿法
行此朝寺既稔講之矣其外降虛實固大事也而守令往往習
為常程至有以前日手實中廢為驗者苟如此則臣保知此法
未可以全成望郡縣也其所由來監司以苟簡敗之爾前日上
下之勢如東濕而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况如今日已放緝
墨之後卒皆以文具然其縣大夫慵懦不力鄉書手之因仍為
姦以言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巨憂巨所聞於老世務者皆如
巨憂為異也朝廷亦豈惜片言之戒為監司之勸沮乎非特此
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不身聞如不聞按部未再三則以勞苦

為詳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為歎者皆是也郡縣亦曰其監司
接人無苛禮某司倉臨事有大體皆如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
廷有以致之爾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外拔是也守新法
用舊人如以日用羣老輔高秉孔宗翰林積趙約之類是也朝
廷之行往往與世俗之疑合則亦何在乎監司之不勸為近厚
以致於苟簡而無畏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願 陛下
乘士氣竭歸之時為一鼓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擾擾
哉此非臣所敢知也

論理財

臣聞財用之荒失助必有所以然者荒失助之處不因於費出
必起於用失此兩者浮沉財用之海也朝廷講此孰矣然知以
道利失財者憂而家網之置先及百姓此何道耶今內有司司
市易外有稅運轉運更相龍斷迭相征取開闔之權歸柄于上
而天下之利盡矣尚何疑百姓之私蓄以抗國者哉天子仁聖

此民實大此日為盛則理財之術但當究費出與失陷兩者之
 源而已比年已前財用充阜求無不厭者非有真理財之意如
 今日也特無所事因循曠闕積餘而已自大興廢之後官
 費以倍費徒費以備費田以修治費水以疏決費軍械以預備
 實府寺以土木費變夷以問罪費於非常河壻以防虞費於不
 測此數者費出之源也敢妄謂陛下以宮廷大馬臺池之故
 而費國毫髮乎是則費出以民雖有智者無所奈何然臣意此
 數者容有可裁省消壞之費而未之盡得也夫城防百里潰於
 蟻壤太倉千斯匱於鼠穴朝廷雖廣入之亦廣出之雖日理之
 亦日費之尚何望陳腐費朽之駉歸乎議者亦以謂朝廷急財
 如水火而不愛惜如塵糞事未有形迹而志於必成工財失力
 又輒弗治故小人之姦亦敢率易舉事而朝廷亦自悅從焉審
 成如此則十口之家不能保貧况九州乎今朝廷內所儲者具
 不能知外所儲者惟坊場之入而已不亦大變哉陛下無忽銖

銖之少有積而致於鈞石者矣無忽拳拳之微有積而致於丘
 山者矣則日朘月削使飽食無事之身不致於苦肥斯可也此
 費出之源所宜究也若隱失之害則無處不有然名舉之則似
 不足言實考之則又不可廢且以臣所見稽焉州郡理人之職
 因陷失之權衡也彼居是職者有肯為朝廷一經意乎今折納
 之法在州郡特理欠之一事爾自非重朝廷之遣使則名存實
 亡文具而已果誰執咎哉至於坊場走利之俸臣有論坊場胥
 史占傭之冗賦罰細故也積及無等而弗收情輕贖金可得也
 壞至萬分而弗斂稅商不均而公私無據臣有論在商賦農不
 足而累或無所歸監司雖才力不及則棄為殫殘郡邑畏事而
 意不經則以為漫大以趨推之則遺利失財無端緣而自沉者
 可成也夫不能為而為者為者不可誅也此陷失之源
 所宜究也夫生有時地生有限人用之無窮而費出不塞其消
 消陷失不尋其源則期國之富誰可得乎

臣聞先王以厚俗為本俗天厚則本不固此天下所由亂也方三王盛時政俗俱朴上下之接如響添親疎之間如室家而伐木行葦之詩忠厚為辭歷幾千年而波澤之流無有窮已秦起於孤絕骨肉六國遂奄九有攻守同道一切以殘忍濟而政疲俗惡出子分贅遂成氣習父子母婦不能保其編緦殺伐不義起於簞食之間胡越生於同堂合席之上賈誼已嘗有惜父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詳語之說自秦漢已來大抵風俗厚者易守而享歷長風俗薄者難守而享歷短夫禮義忠信所以維持大物者蓋可斷斷哉細民罔罔惟利是嗜集分穴析不翅禽蟻而運大物者反緩風俗汲汲以富國強兵為根株使異政殊俗如此則相招以趨死地而已國雖富何恃而守兵雖強何守而不亡也哉陛下以天世事兩宮以人倫友仲季孝友之化可謂端極無媿舜矣然百年之風俗未厚如三王而平居無

憂制傲秦人之殘薄嗷嗷者殆是也傳習安固不自以為康莊而一鄉小國慈之家無幾焉矯極過秦則至身剔肌膚以自鳴孝夫以盛德之流行謂且淪其肺腑而為秦轉漢尚以滋太息者法過而恩衰事勝而情惡故也今法母改適於夫為義絕而其子非有犯則各相義絕於夫以懲寡妻不節之愆有犯同母以懲惡子不情之罪固善矣然至使父死母弱其子誘使之改從母不出畿而兄弟遂以不母遇焉析生異炊以和養其妻子亡日其母丐於其門餌以芻豢之餘食者鮮矣一陷於誘餌而流離孤弱不遇且暮母子相失可為愁絕此與秦俗何等焉天下不知幾幾而江淮之間尤為橫惡使母不能安其室而去尚誅以不子况而詳之哉所謂同居共爨空能養成前夫之子者於法得資給之資此已足救尋薄之俗也而獨於改適貧不能生棄其天而歸者子母遺復合雖已析生異炊皆還之俱貧不能自存者非如此則惡子奪其私而弱母得其所矣蓋人

情不安室而去則雖貧孰肯棄其夫凡棄其夫而歸者必非其
本心而惡子之棄者矣父子既無親繼之相疑而母子乃有復
合之相愛豈不善乎陛下孝友至矣而臣言及此乃陛下所矍
然回車勝母之問者也

論人材

臣聞皇車帝輅置之隙闕而不以載御則腐肉聚猶積薪象樽龍
璣置之暗陋而不以獻酌則汗賤猶瓦器人材作輟始有類此
蓋天下不可一日無人而胚胎盤錯固有漸就非若君師孰識之
哉朝廷據大鼎烹羊歲不調之珍者養賢無方可謂盛矣然臣
不遘竊有疑者或大作之或大輟之使人材一振而憔悴何也
比年之前取材之路費用材之基峻得材之數富方斯時也天
下之士袂寸銖者不安於家日夜增長人人以見遇相汝瀾君
臣權折各得所願可遠而見也一噎之式至於廢冷取材之路
迫狹如山蹊用材之基陵遲如蟻垤得材之數亦荒如瓊圃天

下之士聞有處於家者矣無復晡晡煌煌可照之光采也夫豈
以取材之路廣則爵祿有濫及之憂用材之基峻則小人有輕
進之患也哉君子小人更為倚伏兼收博採則此類何所不容
要之識用君子識除小人而已以輕進為患而一切拒其來正
所謂盛衰於噎也臣官小邦去國為遠莫能罄知然比日取材
用材得材二者何如哉臣恐主大夫委委放怠不自振舉山林
活野妾以鄙論疑朝廷也臣意人材比他物作重不同厚衣提
擲於前鞭策於後尊使之以千里為歷塊九州為帶上可也少
不介意則平居福會身以幸免一遭急難則爵祿濫及尤甚於
取材太廣之初小人輕進愈分於用才太峻之際臣若謹持之
厥作輟之中足以為天下英豪之歸宿乎詩之用賢育材常居
大平無事之秋蓋大平無事則人君以人材為不急而至於
鵲巢故也古者有大過惡朝黜暮收者固金盜媿巨賊是也臣
金盜媿巨賊苟材足贖焉亦安得以一時之陷溺遂終身廢乎

凡人見困於空乏拂亂之地動心忍性者罕矣從而後用之則
感激深矣每可以死責此古人所以有取於匿金盜媿巨賊之意
也巨國之下加廣取材之路按車山瀉試以難馴如昔始事之
時其於病疫瘵皆得復用以洗滌山川鬱鬱之滯氣加峻用
材之基無遂廢於小人輕進之喧加富得材之數以上齊文王
城漢宣王采芑之事較他事物相虧補利害何如哉蓋自天地
開位已來未有以多得人材而反至於潰亂弱削者也

論水利

巨國水之利常與天澤上下同流則其為博矣不言可知興廢
緩急若有常數者比年以前天下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天
下之田無一畝不化如膏腴言利者用興利者賞厚利者貴可
謂盛矣事功中休情偽雜也言利者非興利者倦墮利者言天
下之水有涇涇白渠而猶行潦也天下之田有黑壤赤埴而猶
耕石也此豈獨人知之雖九宸崇嚴亦側聞之矣夫水與田利

厚農富國政事之所推而興廢不經墮達矣若此豈先王深濶
恤夷阡陌之意乎朝廷自集功起滯于今十年小人輕舉以敗
天助亦豈小哉然賴以荒治有秋者不為不多矣蓋沮詐拔慝
者常以輕舉損實為嚇評以審按惜力為忌言者一無功者而
旁達其距人害善之私意此方今之不可不察也以臣所居部
觀焉萬安子路潁二湖廣袤萬餘頃利養全餘族可決可激可
興可復此橫目者所知也方迭起之初則人人以利歎及輟寢
之後人人以害擠是利害果無端倪而特因時高下望風向逆
而藉眾口以為權衡巨所目擊也巨所目擊如此則其不見者
遺利失時可勝慮假邪豐年樂歲賴天澤而不動固凡情也及
斯時也起而趨功則食足養力足使上以輔天下以相地與夫
凶年飢歲艱食綿力上下不相扶持之時豈止倍蓰哉善言利
者莫如其言利之精淑歟臣輕寡謀故流事則有不如其言利
之精淑歟累少起故流事則不稱其興利之勇使朝廷擇賢者

濟焉則曾救獻未肯自陋以自必矣臣常竊歎人君有願治之誠人臣有肯治之材夫、有可治之實二者合會譬如四時或往或來如循環中不幸一跌則三者俱廢良心美法僅成汗漫舉夫利動大功亦安得無全害者耶禹之治水今所見者特其功已成道已順故也趨蹌蹉跌固需於不言之間在所忌豈豈可以在民力費民財為禹劣德哉臣愚謂宜先饒監司各分所隸郡縣使以所隸水土之利害來上曰某可興可復某可罷可廢用財若干用力若干歷幾歲月天子從中斷其是非然後責成焉又特設為監司與利賞科以勸其前則彼各分所隸矣不得不思而有賞不得不慕而有罰不得不畏也往年兩浙有監司與水利小人沮功輒以無保明監司酬賞為言而朝廷亦不報信如此則亦孰肯策勵其屬必躬必力以成朝廷輔相大地之心乎夫豈一興一廢果有常數焉而人苟私憂耶不然是不為也且以召伯一堰言之廢堰留閘雖重子以為不利而置陳

論縣邑

期於必復者又派一人也而彌今二年付之悠悠如此則尚可望臨天下之水如血脉化天下之田如消膏也哉巨所言特別於未報者而利舟楫者尚不在焉

臣聞守令之擇其難一也而今尤為難方天下簡便無事則銓明如歸市爭取徑去無留轍者比年已來銓法為之一變先後名屬當與不受往往淹歷歲時或下就空閑不急之局以茲藏其之至用撥武彘使衝停過惡之人以充其乏蓋縣令之輕未甚於此也朝廷所以集成治功其根本在縣令而使士大夫有不樂就之心銓司有輕用之意受命之日一縣之綱領百里之民口自業壞矣尚何言責守委之虛文哉以呂究觀縣道其法度既已可守而不可守持由役事有陷失不削之虞然又力堪倚辦則雖百十由役無足念也誠不樂就者縣有大小事有簡繁六百繁者過常多小且簡者過常少然其間盡心力為之與

夫假使林間而治者同一官守同一罷去而上下法網又常密於大縣無功足過在人情亦安肯俛首就之哉庶幾之前縣有以其祿金分十千至十五隆殺之美非此色人不得為此等縣雖其拘繫然亦可以懲艾矣今選人祿金第爲一例其以資序外饒者又別事也祿金等則利圭田圭田等則利事簡三者無所利而徒就事繁過之地雖使卓茂魯恭尚有難色焉臣以見武人以試法換應子以歲月遷往往出爲大邑其辭言進止百色極梗良可取嗤悔而況責其給政事爲陛下愛百里之嬰兒乎是爲姦青亞俗之愚筭而已以此言之負不洗之過從而傷弓破膽又可知也臣聞諸議者謂且以事體簡劇爲上中下三等之縣月給食金五十中縣月三十下縣不給仍以所隸縣賦罰不係省錢充則官無橫廢而人有樂盡之意矣今兼兵之邑監官更之商一以常邑州給爲優一以常邑所給等而責輕此所以人人樂就焉陛下試以今官爲較之有安坐無事而

月給食金者何可勝數至於州縣三經之官出金入粟曾無寸勞而數萬則已自以第給之矣及於縣道重受惜乎又况官無橫費而使人人人樂爲其利害何如哉凡上議爲循資減年外季等賞則已疑過甚而意有不及同者况今興利補益試法差委其常典大率用此加以縣道歲月之遷則益紛紛矣所以亂縣道者既重矣然後可以議擇材而受也故凡上縣則歸之中書爲室除少做今守印權入之法或旁外或正用皆可也中縣委益司以所請勝色者差擇焉是一舉而兩得之也則賢者獲盡其材而不肖者可以謹守免過今司農之丞簿以歷縣道爲正蓋新進羈生有不單核稽之動故關司農上有大吏非此屬所得專而猶峻爲之若此况一邑百里付在今乎而使之紛紛顛倒爲左右口實彼丞佐亦安得必教正之或朝廷每一造新制嘗責諸司以對核與選倚成爲急而監司又忽忽奉行而已與其證於之於未決則曷若追始出之本一清焉爲利乎此

年以水利擇其固善矣然一邑百里徒以水利爲恤則他關長
事者果可以悠悠而已哉今所謂長官者人人羞之而謂諸稱
宰皆曰知縣奈何使親民之官與芸夫牧子比也亦在朝廷有
以增重焉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四